

金水河畔 (小说)

□ 顾玉军

这里就是金水河林场。如今，它已经今非昔比，远近闻名了。

来到金水河林场就会看到，一个标志性金属质地的雕塑——草体的“冷”字，在半空中闪着凛冽的寒光。书写“金水河”三个大字的标牌，被三根巨木高高擎起，仿佛擎起了这片天地。两米多高的巨型温度计肃然矗立在白雪之中，精准记录着寒温的起伏变化。一串串高悬着的闪耀迷人光彩的大红灯笼，昭示着这里的美感和独特。时停时去的各种车辆，显现着小山场的人气和活力。

许多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林场，叫金水河林场。为一条环绕林场的小河——金水河而得名。这深居于山峦叠嶂里的小林场，孤零零的叫人心疼，只有每天一次往返的旅客列车才能给这里带来些许“热闹”。可列车在这里只停可怜的一分钟，似乎刚停下就开走了，只余下渐渐远去的车轮碾压铁轨的有节奏的声音，就像一首美妙乐曲绵长而渐弱的尾音。

几年前，林区全面停伐并实行产业转型，金水河林场职工家属都先后迁到了局址所在地。林场土木结构的房子都拆掉了，只留下几栋整齐的砖瓦房空置在这里。

真佩服领导者们的远见卓识，他们不仅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认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他们把“冷”确定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并加以利用，要让放下斧锯的林业职工开启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生活——旅游服务！以此来增加职工收入。那一年的秋天，也是全面停伐后的一个秋天，林业局决定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产业，首先把目光瞄准了金水河林场。他们认为，金水河林场是名胜景区敖鲁古雅使鹿部落至著名景区黑龙江北极村的必经之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再加上“冷”和美丽自然风光的结合，一定会有众多游客光顾。这就为林场职工提供了二次创业机会。看看谁敢为先，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有什么困难，林业局会尽力帮助解决。

经过琢磨再三，林场职工王岭率先报了名。之后又有两名林场职工报了名，一个是张慧，一个是李辉，算起来，他们几家还有点亲戚呢。

晚饭后，王岭和爱人俊华收拾停当，再没心思打开电视追剧，一心筹划着如何去这门生意。

俊华不无担忧地说：“做生意需要投入的，现在女儿刚上大学，费用又这么高，生意一旦做不好，女儿的大学可就不用读了。”

王岭说：“我看没啥问题，咱有这个条件，我身体倍棒，小菜小去的活儿难不倒我，你又不在林业局宾馆当厨师的老底子，咱林业局的人谁不夸你好手艺？开个小旅店，手拿把掐！”

俊华说：“我倒不是怕饭菜不可口，我是怕没多少人光顾。”

“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咱们这里是全国最冷的地方，你没听领导说吗，很多外地游客都想来体验一下林区的冷呢。要体验就得有吃住的地方。只要我们服务跟上去，就不愁没人来！”王岭信心满满。

“冷有什么好体验的，特别是南方人，都热惯了，这么冷的天，还不吓坏他们？”

“哎，攀岩危险不？登山山危险不？野外求生危险不？不还是有很多人去？这叫乐趣险中求！”

“我说不过你，看亏了本，我就拿你当学费！”

说干就干，第二天早上，夫妻俩约上张李两家，带上工具，乘着自家的皮卡车来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金水河林场。

下了车，一眼望去，一片死寂，满目苍凉，那六栋砖房无声无息的静卧在那里，四周都长满了蒿草，甚至长出了红毛柳。秋风吹过，落叶纷纷，不由得让人心里添了几分冷落。

六趟房五户一栋，一排三栋，左右两排。他们三家各占一栋中的二户。王岭家占了左边最南的一栋，张慧家占了右边最南面的一栋，李辉家占了王岭家后面的一栋。

一家人从车上拿下镰刀镐头铁锹，开始清荒。他们把房前屋后清理干净，然后打扫屋子。中午，大家胡乱吃了点带来的干粮继续干，直到太阳落山，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去。

后来，王岭着粉刷房子，安装家具。王岭把三家原来隔着的板子打开，形成了一个大的院落。三套房这样分配：一套自己住，运来锅碗瓢勺，米面菜肴，油盐酱醋，就开伙了。一套按照林区早年的生活样貌情味，保留了现成的火墙火炕，只是在火炕上铺了块上好的新地革。屋内摆设也是林区早年的高低柜、角柜之类的旧家具，连衣帽挂也是用树枝和捡来的野鹿角做成的。放好行李，挂上新窗帘，安排好洗漱用品，“家庭旅馆”就算完成了。另一套，外屋做厨房，屋里摆了两张桌子和十几个小圆凳，准备了各种餐具，小饭店也准备就绪了。院子里拉上红灯笼，大门口挂上“金水河驿站”的招牌，万事俱备，就欠游客这东风了。

张家李家也都收拾完毕，小店形式与王岭家大同小异，也等着开张了。

可等了几天都不见有车在这里停靠。9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忽然来了两辆越野车停在了村前，车上下来四男二女，他们挎着照相机，穿着浑身是衣兜的服装，不用说，一看就是一支摄影团队。

其中一个50多岁系着马尾辫的男人走进王岭的院子，王岭见有客人来，马上满脸是笑地迎上去。马尾辫男人问王岭：“你好！你是这家店老板吧？”

“是。”

“我们是摄影团，从青岛来的，知道大兴安岭这时候的风光最好，专程来摄影的。一路走来，越看越美。特别你们这一片，景致太迷人了。我们想在这里住一天，不知这里能不能住下？”

王岭见说，不由有些小激动，连忙说：“能住下！能住下！快快屋里坐。”王岭热情地把他们让到了屋里。

王岭说：“我们这只有一间客房，可以容纳二三个人，邻居还有开旅店的，我给你们联系，保证都能住下。用餐就在我这儿，我给你们做本地的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什么的林区菜，保证可口。”

“好好，那就麻烦你了。”

“不用客气！”

经王岭联系，其余几个人也都安顿好了。摄影团都没来得及休息一下，就急忙开车出去摄影了。他们一走，王岭夫妇马上忙活起来——准备饭菜。傍晚，摄影队踏着落日的余晖回来了，两个女的略显疲惫，进屋就倒在了炕上。看到摆上桌的色香味俱全的东北大菜，有人被勾出了酒瘾，就问王岭：“哎老板，有咱们林区的酒吗？”

“有有，我这有咱林区有名的‘森林白’，非常好喝。我们林区有句顺口溜，叫‘不喝森林白，感情上不来，喝了六十大度，摠都摠不住’，你看这酒有多美吧。”

听了，大伙都笑了起来。马尾辫男人说：“好，先上一斤吧。”

“来啦！”王岭提来一瓶酒放到饭桌上。

大家倒上酒，共饮一口，都夸酒好。他们边喝边谈，谈的最多的还是金水河风光。他们说晚霞中的金水河，真像满河跳跃的金子。两岸山峦起伏，鲜花满目，山峰峭立，树木参天，真是美不胜收啊！他们一斤酒没够喝，又来一斤，直喝到深夜方各自回店休息。第二天，他们早早就出去了，好像要拍日出。中午回来吃完午饭，又要急着赶路了。

“老板，我们买一下单。”马尾辫对王岭说。

王岭有几分为难地说：“我们也刚开店，还不知道怎么定价——你们，就看着给吧。”

这下把马尾辫男人给难住了，他思忖了一下说：“按我们在林区看到的菜价，一般一个大炖菜60元左右，一顿四个炖菜，我们吃了两顿，大约500元，加上主食和酒100元，再加上住宿费200元——给800元怎么样？”

“哦，多了，多了，给700块钱足够了。”马尾辫男人坚持给王岭800元，说：“你们服务得好，就算小费啦。”

王岭表示感谢，之后他顿了一下说：“各位老师，我有个小小请求。”

马尾辫男人歪了一下脑袋：“哦？你说。”

王岭说：“你们都是摄影家，如果摄影作品能标上‘金水河’字样发表，我们该多荣幸啊，这也是帮我们宣传啦！”

“那是自然，这么好的美景，这么好的服务，哪有不宣传的道理？你就放心吧。”马尾辫男人笑着说。

送走了客人，俊华笑着夸王岭：“不愧是《林区日报》的老通讯员，还时刻不忘自我宣传啊！”

“那是！”王岭得意地笑了，他接着说：“我还得继续发挥我通讯员的优势，经常给报刊网络投稿，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大兴安岭，还有个别开生面的‘金水河’！”

大兴安岭季节的特点是“有春无夏，秋去冬来”，意思是，春天还算比较长，夏天和秋天却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之后便是漫漫寒冬，直到第二年4月份方能结束。这不，刚进10月，已是大雪纷飞漫山皆白了。之后，便是从西伯利亚不断袭来的一波强似一波的冷空气，金水河的“冷”便也逐渐显现出来。到了元旦前后，这里的“冷”更是达到了极致。

虽然外面天天冷得冒着白烟，可是屋子里却温暖如春。原因是保暖措施到位，老式的木框玻璃窗内外都早早钉上了塑料布，门上包上了防寒毡，火墙一天不停火，点着火炕，那炕面也散发着暖融融的热量。

几年过来，金水河的业务越来越好了，又有几家也凑过来开店了。

隆冬的一天，王岭正在外面扫雪，看见门前停下一辆越野车，一对中年夫妇领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走了进院来。一家人被衣帽裹得鼓鼓囊囊，像三个大小不匀的面包。

男人说：“老板，我们在你这儿住店中不中？”

听口音他们是河南人。

“中！中！”王岭赶忙回答说：“我们这里食宿条件很好，包您满意！”

王岭接着说：“在这住下，得把车水箱里的水放出来，不然水箱会冻成冰坨的。”

男人说，“不要紧，我知道这地方冷，已经给水箱加防冻液了。”

王岭说：“在我们这里加防冻液也不能保证不冻，气温太低啦，天气预报说今晚最低温度接近零下50度。”

男人说：“来时听说这里冷得出奇，在外面就要把整张脸捂得紧紧的，不然鼻子就会冻硬了。”

“哈哈”，王岭笑着说：“这话不算夸张，冷是名副其实的，吐口吐沫就成钉，就算你把脸捂上只露出俩眼睛，只一会儿，眉毛就会挂上一层白白的冰霜。”

他的儿子见说，忙嚷着要蒙上脸走一圈。

妈妈说：“好的好的，咱们吃完饭再出去体验，身体没有热量会把你的小脸冻环的。”

男孩无奈地瞅了妈妈一眼。

男人正放出水箱里的水，男孩却一旁叫道：“快进屋吧，脚趾头冻得像猫咬啦！”

“哦，快快快，快进屋！”王岭忙把孩子和他妈妈领进屋。

刚一打开房门，一股浓浓的白气“呼”地挤进门来，等随手关上门，白气又瞬间消失了。男孩忽闪着大眼睛，觉得十分神奇。

男人进屋后在屋里转了一圈，惊叹地说：“哦！原来屋子是用这种办法保暖的，这也中？”他站在炕边，带几分惊奇地说：“哦！这就是传说中‘东北大炕’的浓缩版吧？”

“嘿，挺内行啊！”

“不瞒你说，我来之前做了些功课的，对林区

的环境风俗饮食什么的还了解一些。”

王岭问：“先生，吃点什么？——就小鸡炖蘑菇吧，再来一碗农家炖，咋样？”

“中中！”男人爽快地答应了。

吃完饭，男人对饭菜大加赞赏：“真中，天然、纯正，味道就是不同！”

儿子猴急地说：“我要滑冰车，抽冰尜去。”

这下可把王岭给难住了。这里没有准备冰车冰尜之类的游戏玩具，王岭只好给客人连连道歉。

男孩说：“不是说山里人什么都有吗？怎么没有了？”男孩望着爸爸，一脸失望的表情。

第二天吃完早餐，一家人走了，悻悻的，若有所失。

夜里，夫妻俩躺下休息了，可王岭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还在想着孩子的事。他坐起来把俊华叫醒，说：“今天孩子的事让我睡不着——其实河套离咱这儿也没多远，孩子有这个需求不能满足，这是咱服务不到位。咱们能不能往河套开个小道，弄个冰场，供孩子大人到河套玩游戏，这不也是服务项目的拓展吗？”

俊华打着哈欠坐了起来，说：“好是好，只是咱这儿三天两头下雪，咋滑冰车，抽冰尜？”

“下雪，咱们就扫，冰面损坏，咱就扎冰窟窿浇呗。”

“说的容易，一天这么忙，谁去扫，谁去浇？”

王岭陷入了沉思。

王岭忽然说：“我看不如这样——发动群众？”

“发动群众？”俊华睁大眼睛疑惑地望着丈夫。

王岭说：“这个项目也是咱金水河的项目，咱们把大家召集起来，共同搞个冰场，再看看大伙还有什么好点子。”

俊华点点头。

第二天晚饭后，王岭把已到金水河开店的几家人都请到王岭家，共同商量这件事。谁知，大家一拍即合，都愿意轮流去扫浇冰场，并说要搞一个像模像样的冰场。大家七嘴八舌，还出了不少主意，有的说要开一个山珍店，专卖山里的蘑菇、笃斯、牙格达之类的山野菜，有的说搞狗爬犁或马爬犁、滑雪圈等游戏项目，还有的说，利用遗存的木头搞抬木头、锯木头，劈柴之类林区生活体验项目……王岭没想到大家的热情竟如此之高！

这时李辉站起来提议，他说：“咱们金水河，大小也是个村儿，是个集体，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我看咱们应该选个领头的，叫村长也好，叫理事长也行，领着大伙一起干不是更好？”看他的样子，好像早有这个想法了。

“好——”大伙都举手赞成。

李辉接着说：“我看咱们就选王岭吧，他当过工作队，有领导能力，又有文化有头脑，大家同意吗？”

“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

张慧说：“那到底叫村长好还是理事长好？”

“我看，还是叫村长顺口又亲切。大家说呢？”

“就叫村长吧，只要领着大伙干，叫啥无所谓！”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

王岭说：“既然大家信得过我，我也不推辞了。以后咱们有啥事共同商量，只要大家互帮互助，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办不好的事！”

说干就干，大家张罗罗，互帮互助，几个月时间，这些项目居然一个个地陆续搞起来了，并且初步产生了效益。到这来的孩子再也不愁没冰尜打，没冰车坐了。岂止是孩子，大人也乐此不疲。游客们在这里还买到了纯正的野生山珍，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林区生活。他们坐上狗爬犁、滑雪圈，让村子铺满白雪的街道上，洒满了欢声笑语……

春节前后，金水河更火了。村前，用冰块砌起了高大的冰墙，上面书写着“北国金水河”五个醒目的大红字，板杖子上挂起了大红标语，上书“兴安景色美，请来金水河”。他们还请匠人做了冰雕和雪雕，雕了蘑菇、雪兔、小熊等动植物，活灵活现的，简直把个金水河雕成了一个童话乐园。来体验生活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有一天，金水河居然一下接待80余位游客，吃饭都需要“翻台”，可把个“村子”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每趟房都把原有的板子全部打开，留出宽敞畅通的过道，并铺上了彩砖。周围的杖子、雨搭、仓房等都重新整饰得整齐美观。大小红灯笼一串串悬挂院子上方，小店的牌子也都焕然一新，夜晚霓虹闪烁，一派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景象。

金水河火了起来，林业局不少职工也纷纷来这里开店了，现成的房子住满了，他们就又投资盖起了新房。一转眼儿，金水河的小店已增加到10多户，而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林业局领导也经常光顾，和“村民们”一起探讨未来的发展。年底，林业局领导到金水河召集“村民”开会，他说：“金水河因林而生，因冷而兴，眼下已是声名远播了。这不仅靠人们的口口相传，更有王岭‘村长’的功劳，他不仅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还不忘利用报刊网络自我宣传，从而增加了金水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咱们林区的特色和真诚热情的服务，真正做到了越冷越热情——这条硬道理！有这个硬道理做基础，金水河还愁不火么？”

领导顿了一下，接着带着几分豪迈的语气说：“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对金水河旅游项目非常重视，准备加大投资力度继续扩容，力争把金水河打造成具有‘冷极地标性’的旅游度假区！”

领导讲完话，会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新的生活，让金水河人家的腰包鼓了起来，他们真正看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美好现实，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冬去春来，金水河冰雪消融了，河水围绕着金水河林场“哗啦啦”地唱着歌，欢快地奔跑着……



□ 刘旭艳

红豆

一往情深的执念
春天开出浅色的花
又在深秋成果
殷红殷红地 扎进心底
不能碰触 更不敢采摘

你 一直在我梦里
灿若红霞 却抵不过
划过秋凉靡丽的
相思清苦
而岁月 无声无息地 斑斓

所得的和以为所不得
都在轻似秋烟的光阴里
匆忙地来 匆忙地去
痛和念一带而过
刚刚入口 就长驻心头

可 这一念间 便陷入了
便抵不住 相思成灾
便在这 烟火人间
有了风味 有了
想一下 就彻达心扉的痛

当你终于
在我掌心中 缠绵
眸中 泪光点点
任思念 一边慢慢调养
一边 渐成沧海

从一枚相思入骨
又以另一瓣相思 结束
我的心啊从此 碎裂无数
往后余生 已不见你
也再无倾城颜色

灯笼果

以一枚野草的谦卑
自行着悲喜
春日的芳菲早已穿梭而过
唯有你 在篱笆边
守护着 早已褪色的秘密

晨昏暮晓 日子越发单薄
你兀自把四季的光 集进胸怀
秋风萧瑟 结满了心事
每一段脉络上 都注满忧伤
每一粒果实 都是情意

眺望中依然满怀期许
这一波信念 无关爱情
也无关那么多 飘忽的小情绪
偶有一丝丝微甜的回忆及
都能让思念决堤 冲毁所有矜持

就在这里吧 给每一位漂泊已久的人
点亮 心中的力量
远方的远方 也能感受
杯中斟满的所有过往
都将 一饮而尽。

稠李子

傍依在河柳边
又深深 傍紧童年
从来都是 寂寂生长
这一棵和那一株
只是 相互间摇晃手臂

风欺雪压 隐忍
直到春 撩开冬的衣襟
便 一发不可收
老枝绽叶 嫩枝吐蕊
雪一样 覆满枝头

盘桓在城市的楼宇中
我几度梦回
又几度落泪
那比雪花还要白开始
却酿满 黑而湿的结局

曾被远方耽搁
又被 乡音扑获
故事已然翻页
你 却在我的味蕾里
储满记忆的香泽 丝毫未减

山丁子

啜饮着北方烟火
蓬勃在 清晰旧日里
寂静抑或喧闹中
红尘乡愁根根分明
跋涉而来 从未歇息

时光的洪流 搅动了过往
半入清秋半入冬
枯瘦枝桠上 红云如盖

托住记忆中的酸甜
锁住旧日时光

十月阳光 卸下
最后一丝温暖
被遗忘 也被向往的等待
早已 风干、萎焉
结满尘烟

秋雨一场更寒比一场
冲走丰硕与枯黄
带走了更多的悲凉
尘世的繁华 应声而落
唯有回忆 独自清欢

笃斯

晨起的光 绕过枝蔓
铺满连绵的山坡
琼浆般 蓝紫色的梦
不经意间惊醒
跌落时 也不敢喊疼

风 拨弹沧桑
心绪也在凌乱中 暂停
而你 蓦然入眼
一枚被画眉鸟吻过的
在七彩灌木丛乍现

轻缓地 托起儿时记忆
清冽刚入浸口鼻
瞬间就红了眼
故乡况味和故乡怀想
也刹那 冲进脑海

纤身慢转 聆听
有故人相询
有落叶松成片成片地集结成海
有背影在松林边 渐行渐远
最终模糊 消散

这是我心中最最要紧的啊
即使山河日益远去
即使记忆反复覆盖乃至全无
你仍是无可替代
心痛时的解药

龙葵

风已高过屋顶
寒露下 被催熟黑色珠粒
正笑意饱满
托着腮 慵懒静候

错过了 花开热烈时节
我带着些许惊喜和歉意
把思念的温暖
装进心海

短暂的重逢后
慌张的心 慢慢安静
世间的朝朝暮暮 沉沉浮浮
都被这清芬治愈

我所熟悉的部分 正悄悄回来
龙葵花刚刚坠落
父亲就把晚归的夕阳
牵回了家
我欢喜地依偎在 他的膝下

高粱果

大兴安岭的山坳里
终于找到了你的踪迹
隔着故乡
隔着相互奔赴的 急切
欢喜 喷涌而出

这一刻 风也安静了
我们相对默然
所有光阴的美好
一步步浮现
又一点点濡湿记忆

当年的旷野秋风
又重新穿过了我的手
穿过了年轻与年幼的交叠
童年的竹篮 载满欢喜
嘴角上残留着高粱果的香气
被母亲 轻轻拂去？

唯有记忆 依然鲜活
落叶松针温和而柔软
童年的竹篮 载满欢喜
嘴角上残留着高粱果的香气
被母亲 轻轻拂去？